

·苏联文学名著

教 育 诗

马卡连柯 著

磊 然 译

海 天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 薛 亮

封面设计 王卫东

责任技编 陈 炯

书 名 教育诗

译 者 磊 然

出版者 海天出版社

地址：深圳市彩田路南海天综合大厦

邮编 518026

印刷者 广州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23

字 数 618 (千)

版 次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数 1 - 5000 册

I S B N 7 - 80615 - 509 - 0/I·137

定 价 35.00 元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安东·谢苗诺维奇·马卡连柯（1888—1939）是苏联优秀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革新家。在他的一生中，教育工作和文学创作是紧密地结合着的。

《教育诗》是马卡连柯的代表作，五十年代在我国曾风行一时。作者认为：教育是像诗一样美好的科学，尤其是教育新人的过程更如同诗歌创作一样，其间充满着艰难困苦的探索，同时也极富浪漫传奇的色彩。作者在书中描述了将一群犯罪少年改造成为社会新人的故事，由于其文笔娴熟而幽默，叙述充满激情，更由于在创作中表达出的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使本书影响深远。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沙皇俄国就有三百万以上的流浪儿童和少年。到了二十年代初，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国内战争所带来的饥饿和破坏，这个数目更是大大地增加了。但是，即使在非常艰苦的国内战争年代以及后来的恢复时期的初期，年轻的苏维埃国家也毅然采取措施，坚决消除国内到处有儿童流浪及儿童犯罪的现象，同时也对犯罪儿童表现了极大的关怀，采取了一系列改造措施，政府为此还成立了儿童生活改善委员会。1920年，马卡连柯受乌克兰哈尔科夫省人民教育委员会的委托，在波尔塔瓦创办了一个童犯劳动教养院（后称高尔基劳动教养院），来改造这些未成年违法者。

面对大批问题少年，马卡连柯深感以往教育理论的苍白和匮乏，他说：“我在想到教育学的时候不禁怀着反感和怨恨：它已经存在了好几千年！有过多少著名的人物，多少辉煌的思想……多少著作，多少纸张，多少荣誉！同时却又是一片空白，连一个小流氓都应付不了……”他深感必须创造出的一套独特的教育理论并付诸实

践，方能挽救这些少年。

他首创在高尔基教养院实行混合联队的制度，实行军事化，使学童认识到，一个人必须使自己的行动符合于集体的要求。他认为纪律并不是压制个性的手段，而是使人在精神上成长、使人能显露个人特色的动力。在这本书里，劳动、集体和纪律就是马卡连柯用来制造新人、使人变得幸福而美好的重要因素。这是马卡连柯在教育学上的重大发现。《教育诗》就是马卡连柯对其在高尔基劳动教养院八年（1921—1928）教育实践的描述。

1928年，高尔基访问高尔基教养院后，在《苏联游记》中写道：“这几百个受了生活那样残酷的、侮辱性的蹂躏的孩子，是谁能这样改造他们，使他们变得不可认识了？教养院的组织者和院长是安·谢·马卡连柯。”

本书虽然描写的是真人真事，但素材经过高度的艺术概括，在艺术上也很有特色。前苏联批评家扎哈尔席斯基说过这样的话：“《教育诗》不是中篇小说，不是长篇小说，也不是札记。它所以难以断定，是因为它是我们文学中的一个新现象……它是一种新文学体裁的开端……”应当说，它的艺术形式和内容是高度和谐的。作者以圆熟的艺术叙述技巧摄住读者的心灵，使人的情绪随着他的叙述、随着他的喜怒哀乐而转变。本书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法，使作者可以非常深刻地表现他的内心世界，表现他所历经的复杂的、充满尖锐矛盾的心路历程——他经过苦闷、疑惑、动摇而后得到乐观的结论的道路，表现他的如饥似渴的追求真理的精神和他在教育理论上的探求。这样，在我们面前就出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形象，即故事叙述人的形象，这个形象成了苏联文学史上一个卓越的形象。

本书曾对中国的教育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它在今天也应当是教育界人士的必读书目。此书出版多年而未再版，现经原译者许磊然先生授权我社出版，付梓前译者又做了校订。

译者许磊然，笔名磊然，我国著名的俄苏文学翻译家。现任中

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委员会委员，1993 年获得政府特殊津贴。主要译著除本书外还有《日日夜夜》、《真正的人》、《罗亭》、《贵族之家》、《毁灭》、《黑桃皇后》、《上尉的女儿》等多种。

编 者

1998 年 2 月

目 次

第 一 部

一	和省人民教育委员会主任的谈话	(3)
二	高尔基教养院的不体面的开始	(6)
三	第一必需品	(17)
四	内部的斗争	(27)
五	具有国家意义的工作	(35)
六	夺取一个铁桶	(42)
七	“每个跳蚤都有它的用处”	(48)
八	性格与文化	(57)
九	“乌克兰还有骑士”	(62)
一〇	“献身于社会教育的人”	(78)
一一	带来胜利的播种机	(86)
一二	勃拉特谦柯和区粮食委员	(94)
一三	奥萨德契	(102)
一四	睦邻的墨水瓶	(109)
一五	“我们的最漂亮”	(116)
一六	燕麦粥	(126)
一七	沙陵的惩罚	(134)
一八	和农民的“联络”	(142)
一九	抽签游戏	(148)
二〇	牲畜和农具	(158)
二一	可恶的老头	(174)
二二	驱 逐	(187)

二三	精选的种子	(194)
二四	谢苗的苦难历程	(203)
二五	队长制的教育法	(211)
二六	第二教养院的恶棍	(219)
二七	攻取共青团	(230)
二八	胜利进行曲的开始	(239)

第 二 部

一	一罐牛奶	(257)
二	奥特切纳什	(269)
三	显 性	(282)
四	剧 院	(295)
五	富农的教育	(312)
六	爱神的箭	(322)
七	补充人员	(333)
八	第九和第十联队	(344)
九	第四混合联队	(352)
一〇	婚 礼	(361)
一一	离 愁	(379)
一二	秋 天	(388)
一三	爱情和诗意的怪现象	(406)
一四	不要叫苦!	(412)
一五	难应付的人	(421)
一六	查波罗什	(428)
一七	这笔账应该怎么算	(442)
一八	战斗侦察	(458)

第三部

一	钉 子	(467)
二	先头混合联队	(488)
三	日常生活	(509)
四	“一切都好”	(525)
五	牧 歌	(540)
六	五 天	(555)
七	第 373 次加车	(574)
八	高巴克舞	(588)
九	变 容	(606)
一〇	在奥林普的山麓	(624)
一一	第一束麦子	(640)
一二	生活向前行驶	(665)
一三	“帮助帮助这个孩子吧”	(682)
一四	奖 赏	(697)
一五	尾 声	(716)

第一部

一 和省人民教育委员会主任的谈话

1920年9月，省人民教育委员会主任召我去，对我说：

“喂，老弟，我听说你在大骂……说竟把这个省人民经济委员会给你的劳动学校做校址^①……”

“怎么能叫人不骂呢？不但要骂，还要去吵闹：这哪里是什么劳动学校？乌烟瘴气，肮里肮脏！这哪里还像个学校？”

“是呀……大概要这样才称你的心：造一所新房子，摆上一些新课桌，然后你才能上课。老弟，问题不在房子，要紧的是要培养新人，可是你们这些教育家干什么事都没有劲：房子不行啦，桌子不行啦。你们没有那股……热情，那股革命的热情。你们的裤脚没有塞在靴统里^②！”

“我的裤脚偏偏是塞在靴统里的。”

“好吧，就算你的裤脚是塞在靴统里……你们这批知识分子真是糟透了！……现在我到处在找人，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些流浪儿童越弄越多，街上简直走不过去了，而且他们还随便往人家里闯。有人对我说：这是你们人民教育委员会的事……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就是这件事呀：我无论跟谁说，无论怎样跟他们好说歹说，谁也不愿意干。他们说，这简直是要他们的命。像你们这班人，最好是给你们一个舒舒服服的小书房和几本你们爱读的书……再像你

① 指马卡连柯在波尔塔瓦主持的劳动学校，因为没有校址，只好在省人民经济局里下午上课。——《马卡连柯全集》注。

② 俄国的农民和工人都把裤脚塞在靴统里，便于操作，这里是讽刺马卡连柯，说他是知识分子。

这样戴上眼镜……”

我笑了起来：

“您看，连眼镜也碍了事！”

“我原是这样说：你们最好一天到晚捧着书本，要是给你们一个活人，你们就要说，活人要我的命了。唉，知识分子！”

省人民教育委员会主任用他那双乌黑的小眼睛生气地盯着我，从他那尼采式的口髭下面向我们全体做教员的同人喷出责备的话。但是他这位省人民教育委员会主任说得并不对。

“请您听我说……”

“喂，什么‘请您听我说’、‘请您听我说’？你能说出个什么道理来？你无非是说：这个……如果能像在美国那样就好啦！我最近读过一本有关这方面的小册子，是人家偶然给我的。叫什么感化……哦，对了！叫感化院^①。这样的东西我们目前还没有。”

“不，请您听我说。”

“好吧，我就听你说。”

“革命以前，不是也处理过这些流浪儿童吧？有过童犯教养院……”

“那可不同，你知道……革命前的不一样。”

“对啊。可见现在要用新方法造出新人来。”

“用新方法，这一点你说得对。”

“可是谁也不知道怎么着手。”

“你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可是在我的这个……省人民教育委员会里，倒有人知道……”

“可是他们不愿意做这件事。”

“这些混账东西，他们是不愿意干，这一点你说得对。”

“不过要是我来做的话，他们又要把我弄得走投无路。我无论

^① 在许多国家里都称儿童监狱为感化院。

怎么做，他们都要说，这样不对，那样不对。”

“他们这些畜生是会这样说的，你说得对。”

“而且您也会相信他们，不相信我。”

“我才不会相信他们，我会对他们说：‘你们应该自己来干！’”

“不过，要是我真的把事情搞糟了呢？”

省人民教育委员会主任用拳头在桌子上一捶：

“你怎么老跟我说：搞糟了，搞糟了！搞糟了就搞糟了。你希望我怎么样？你以为我不懂吗？你去搞吧，事情反正是要做的。搞到哪里算哪里。最重要的是这个……不要什么童犯教养院，你该明白，要的是社会教育……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人……要我们自己的人！你去把他们造出来。反正我们大家都需要学习。你也需要学习。你肯当着我的面承认你不知道，这种态度很好。的确很好。”

“那么地方有吗？房子总是需要的。”

“房子有，老弟。有一处非常好的地方。刚好从前那里也是童犯教养院。离这里不远——大约有六里^①路。那边很不错：有树林，有田野，可以养牛……”

“可是人呢？”

“你总不能叫我马上从口袋里掏出人来给你。也许，你还想我给你一辆汽车吧？”

“钱呢？……”

“钱有的是。呐，拿去吧。”

他从桌子抽屉里取出一包钞票。

“一亿五千万^②。这是给你的全部筹备费。把那边修理一下，置备一些应用的家具……”

“买牛的钱也在内吗？”

“买牛的事可以缓一缓，那边窗子上的玻璃都没有了。你去编

① 本书所用的“里”是指俄里，每俄里等于1.67公里。

② 指1920年时的币值。——全集注。

个一年的预算。”

“这恐怕不大妥当，最好先去看一看。”

“我已经看过了……怎么，你还会比我看得更仔细吗？去做就得啦。”

“哦，好吧，”我如释重负地说，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没有比省人民教育委员会里的这些办公室更可怕的东西了。

“这样才是个好汉！”省人民教育委员会主任说，“去进行吧！这是神圣的事业！”

二 高尔基教养院的不体面的开始

在离波尔塔瓦六公里的砂丘上，有一片占地二百来公顷的松林。沿着树林的边是一条通哈尔科夫的大路，路上的干干净净的鹅卵石寂寞地闪闪发光。

树林里有一块空地，面积约有四十公顷。空地的一角上，排列着五所形状像几何图形那样规则的匣子似的砖房，五个匣子拼起来就成了一个正方形。这就是为童犯设立的新的教养院。

院子里的一个小砂坛朝林中那块宽阔的空地倾斜下去，一直通到一个小湖的芦苇丛边。小湖对岸是一家富农庄园的篱笆和农舍。庄园后面，远远的天空中现出一排古老的白桦，还有两三个茅草屋顶。这就是全部的景色。

革命前，这里是童犯教养院。1917年，里面的童犯都纷纷逃走，留下的教育的痕迹非常少。从残缺不全的日记里保存下的那些记载看起来，童犯教养院里主要的教师都是些老粗，多半是些退伍的下级军官。他们的责任是寸步不离地监视学童们在工作时和休息时的行动，夜里就睡在他们隔壁的房间里。听了邻近农民的话，可以断定这些老粗的教育方法并不特别复杂。它的外部表现无非是像

棍子那样简单的工具而已。

童犯教养院的物质遗产更是不值一提。凡是能够用物质单位表示的东西：工场里的用具、贮藏室的东西、家具，都被近邻们搬运到自己的贮藏室里和谷仓里去了。在被搬走的各种财产里面，甚至包括着果木树。然而，在这全部事件里，却丝毫没有使人想到曾经有万达尔人^①光临过。果树园里的树木不是被横加斧伐，而是被挖出来重新栽到别处去；窗子上的玻璃不是被敲碎，而是被好好地取下来；门不是被斧头横暴地劈碎，而是被爱惜地从铰链上卸下来；炉灶上的砖头也是一块一块地拆下来的。只有以前的院长家里的一口食具橱还留在原处。

“为什么这口橱倒还留在这里？”我问我们的邻居路卡·谢苗诺维奇·韦尔霍拉，他是从田庄上来看新主人的。

“我们这些人要了这口橱可以说一点用处也没有。要是拆了它吧，——您自己看，拆了它还有个什么用？要是搬回小屋去吧，可以说，搬不进去，无论横着竖着都不行……”

在几座木棚的角落里，乱堆着许多破破烂烂的东西，但是一样有用的也没有。根据一些新的线索，被我追回几件最近给人拿走的有用的东西。这是：一架普通的旧播种机，八张桌腿已经活动的细工木匠用的工作台，一口铜钟，还有一匹三十岁的、当年也曾称雄一时的吉尔吉斯种的阉马。

我到教养院的时候，我们的总务主任卡里纳·伊凡诺维奇已经在那里了。他一看见我，就问：

“您是教务主任吗？”

我立刻就听出，卡里纳·伊凡诺维奇说话带乌克兰口音，虽然他根本瞧不起乌克兰话。他的语汇里有不少乌克兰字。

“您是教务主任吗？”

^① 万达尔人是古代日耳曼族，与罗马进行残酷的战争，于445年劫掠罗马，毁坏艺术品无数。后来对凡是任意破坏文化宝物的人都称万达尔人。

“为什么我是教务主任？我是院长……”

“不，”他取出嘴里的烟斗说，“您是教务主任，我是总务主任。”

请您想象一下符鲁贝尔笔下的“潘”^①，头顶已经全秃，只有耳朵上面的地方还剩下一点头发。您把“潘”的长须剃掉，把口髭修成像僧正的样式。再让他嘴里衔一只烟斗。这就已经不是“潘”，而是卡里纳·伊凡诺维奇·谢尔久克了。以他这样经验丰富的人来做像管理儿童教养院的事务这样简单的工作，真是大才小用。他至少有五十年各种各样的工作经验。但是他常常引以为豪的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他年轻时在凯克斯高尔姆^② 皇后兵团里当近卫骠骑兵的时代，还有一个是在 1918 年德国人进攻的时候，他曾主持米尔高罗德城的撤退工作。

卡里纳·伊凡诺维奇成了我教育工作的第一个对象。使我特别感到棘手的是，他有许许多多莫名其妙的固定的看法。他用同样的态度骂小资产阶级和布尔什维克，骂俄罗斯人和犹太人，骂我们的马虎随便和德国人的精密准确。但是他的蓝眼睛里闪耀着对生活的无限的热爱，他是那样地富有感受力，那样地精力充沛，因此我不惜花费一些精力来教育他。在第一天我们第一次谈话的时候，我就开始对他进行教育工作：

“谢尔久克同志，教养院没有个院长总不行吧？应该有个个人来负全责。”

卡里纳·伊凡诺维奇又从嘴里取出烟斗，彬彬有礼地对着我鞠躬：

“那么您是想担任院长？而且要我在某些地方服从您的领导，是吗？”

① 指俄罗斯画家符鲁贝尔（1856—1910）于 1899 年所作的名画“潘”。“潘”是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羊的草地与田野之神和牧神。

② 凯克斯高尔姆是列宁格勒州的一个城名。

“不，这倒不一定。让我来服从您好了。”

“我没有学过教育，我不懂就是不懂，也不来硬充内行。您年纪还轻，难道您还要我这个老头子样样事情都听你指挥吗？这样也不好啊！可是做教养院院长呢，您是知道的，我的学问够不上，而且我又何必要做院长呢？……”

卡里纳·伊凡诺维奇悻悻地走了。他生气了。他整天情绪很坏，晚上到我房里来的时候，样子简直是伤心透了。

“我给您这里放了一张桌子、一张床，只有这样的东西……”

“谢谢。”

“我们应该怎样来办这个教养院，我想了又想。我觉得，当然还是您来担任院长的好，以后我来服从您好了。”

“卡里纳·伊凡诺维奇，我们和解吧。”

“我也是这么想，我们和解吧。事在人为，我们一定可以把我们的事情做好。您是个有学问的人，还是您来做院长吧。”

我们就开始进行。靠了棍子的帮助，我们使那匹三十岁的老马站了起来。卡里纳·伊凡诺维奇攀登上一辆类似轻便马车的东西（这是一位邻居好心送给我们的），于是这辆马车就以每小时两公里的速度出发往城里去。筹备时期开始了。

我们在筹备时期定了一个非常切合实际的任务——就是把培养新人所必需的物资集中起来。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和卡里纳·伊凡诺维奇每天都是整天待在城里。进城的时候，卡里纳·伊凡诺维奇是坐车去，我却是安步当车。他认为步行的方式有损他的尊严，我却怎么也受不了那匹曾经称雄一时的吉尔吉斯骏马所能保证的速度。

在两个月里面，我们靠着农村里的专家们的帮助，总算把旧童犯教养院里的一所房子整顿得像个样子：配好了玻璃，修好了炉灶，装上了新门。在对外政策方面，我们唯一的、但是却很重大的